

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◇信笔扬尘

◇人间小景

## 岁月辉映的古树名木

身在林家大院，一直关心着古树与名木。虽然说不出确切的缘由，但是，每遇到这个话题，都有着莫名的兴奋。

印象里，很多省很早就重视古树名木的管理，不但进行了调查、建档、管理，还出版了不少画册。2003年5月，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写的《中国树木奇观》，该书荟萃了全国林木之精华，把我国东南北中、上下五千年绚丽多彩的森林和珍、奇、名、古、秀的顶级树木展现在了人们面前，让人大饱眼福。去年，听说《国土绿化》杂志社出版了一本生态司组织编写的古树名木画册，我厚着脸要了一册。翻看各地的古树名木，真是大快朵颐。

春节前，名树古木有了好消息。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经2025年1月3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2025年3月15日起施行。

条例所称古树，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，不包括人工培育、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。条例所称名木，是指具有重要历史、文化、科学、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。

以我的理解，古树就是岁数大，超过100岁；名木不一定岁数大，可大于或者小于100岁。古树可以不是名木，名木可以不是古树。当然，既是古树，又是名木，上榜就更没有问题。

条例里提到的古树名木就是我们身旁可以触及的树木。倘若深山老林，或者无人区的树木，不受人们日常活动干扰，自然任由它们生长。

安徽古树名木众多，从沃野千里的淮北平原到峻岭连绵的皖南山区，从冈峦起伏的江淮丘陵到巍峨挺拔的大别山区，有古村落、古驿道、古祠堂，必见古树。2023年，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全国“双百”古树推选活动结束，推选出100株最美古树、100个最美古树群。其中，安徽共有5株古树入选“最美古树”，3个古树群入选“最美古树群”。黄山市黄山风景区玉屏景区玉屏楼的黄山松（迎客松）和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闵园社区的黄山松（凤凰松），入选“最美古树”系列；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漳潭村一棵1020年的樟树入选“最美樟树”系列；池州市青阳县朱备镇东桥村一棵600年的红果榆入选“最美榆树”系列；铜陵市义安区叶山林场一棵500年的杉木入选“最美杉木”系列。在100个“最美古树群”的推选中，六安桐源栓皮栎古树群、淮北明清石榴园古树群、安庆冶溪枫杨古树群榜上有名。

目前，安徽省共有古树名木35154株，其中古树35006株，名木148株。在古树中，500年以上一级古树834株，300-500年二级古树4314株，100-300年三级古树29858株。一级古树和名木树种中，最多的是银杏树，计有238株，香榧计有85株，圆柏计有80株，樟树计有76株。名木中以黄山松最多，计有46株。黄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中，古树名木类共54项，其中黄山松有36株。树龄最老也较准确的古树，首推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的银杏树，为唐太宗贞观六年（632），汪思立由绩溪徙建村时为选择村址所植。目前这棵树已有1392岁了。

在皖南的家乡，我和古树名木接触的次數倒不是特别多。偶尔在村落或者田野，出现一棵大树，银杏或者槐树，玉树临风，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，精神为之振奋，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感叹一下。

在其他省份，古树名木出现的情况更加壮观。在四川剑阁县，有着人工种植的古树群落。150多公里的翠云廊剑阁段，生长着7803棵古树，历经岁月，这些平均年龄1000岁的古树，以屈曲优美地姿态讲述着千百年来故事，被誉为“蜀道灵魂、国之珍宝、世界奇观”。陕西省是古树名木大省，中国仅有的超过5000岁的5棵古树，均生长于斯。这些古树既是古树，又是名木，浑身上下挂满了无法言尽的历史文化沧桑。成为树龄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者，则是抗性强、木质刚毅、深根性的长寿树种。能成名木者，是具有特别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。

这些年，我在北京工作，触摸了很多古树名木。在单位附近的地坛公园，里面有很多麻花状的柏树，数数有百棵。每次到公园里走走，都会路过它们的身旁，总感觉它们还活在清代的历史里。在天坛公园、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古树名木就更多，一棵棵古树就像一位位大侠士，由于数量之多，甚至显得平凡起来。来到郊区的寺庙或者景点，古树名木绝不少见。首都建城870年，多少人文故事如流水般流过，亲历的只有这些古树名木。

说实话，它们一活就是千百年，对于人间这些事，可能不一定在意呢。在更广阔的时间背景面前，古树名木比我们看得开，看得明白。它们与世无争，只陪伴日月光华，留给我们一个绿色清凉的世界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## 母亲的年猪

尚庆海

那年冬天，母亲在给她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土猪喂食的时候，猪趁其不备跃出挡在圈口的栅栏，跑了出来。母亲赶紧拿起手边的棍子拦截，那头近200斤重的土猪无视母亲和她手中的棍子，径直跑出了院子，跑到了大街上。父亲也紧跟着跑到街上，和母亲一起拦截，想把猪赶回猪圈。左邻右舍看到了，也过来帮忙，猪受了惊吓，冲出人群，向村口跑去。一帮人就在后面追。村口有条小河，河面上结了一层冰，不是太厚，猪被父母亲和帮忙的邻居困在河边，和一带人对峙着。一位邻居叔叔想绕到河边把猪往路中间赶，猪见状，哼哼着不停后退，一个趔趄，滚落在小河里的冰面上。由于冰滑，猪几次想站起来又被重重地滑倒。几番折腾，猪有些焦躁，只叫咔嚓

一声，结得不是太厚的冰裂开了，猪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，受到惊吓的猪在刺骨的河水里嗷嗷乱叫。

这该怎么办？大家就是担心这不厚的冰无法承受猪的体重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岸上一帮人里最着急的当属我的母亲，这可是她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年猪，过年全指望卖了它卖钱给我们兄妹几个买新衣服，留下猪下水过年呢。这才刚进腊月，如果这头猪万一有个什么好歹，这猪肉就不值钱了，况且村人也不会这么早就买过年的猪肉备着啊！眼看着一年的希望就要毁于一旦，母亲急得团团转，眼里含着泪花，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语着：这可该怎么办？这可该怎么办？眼看就只剩猪头露在外面了，大家围在河边束手无策，这时候父亲看了



春听松

◇灯月闲话

## 眼镜旧事

许海龙

古代近视的人们是如何在朦胧中探寻世界的呢？

早在春秋时期，齐国的《考工记》就记载了用金锡为镜取火之法，当时的镜片并未用于视物，但战国时期的墨子已对平面镜、凹面镜、凸面镜等进行系统研究，为光学原理的探索奠定了基础。东汉初年，张衡借助透镜发现了月亮的盈亏及月日食的初步原因，而1980年出土的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刘荆墓中的水晶凸面镜，更是将我国眼镜的历史追溯到了公元67年以前，那小巧玲珑的金圈嵌水晶镜片，能使物体放大5倍，被古人称为“单照”。

到了宋朝，眼镜的雏形——“玳瑁出现了。正如南宋赵希鹄在《洞天清录》中所记载：“玳瑁，老人不使细书，用玳瑁掩目则明。”那时的玳瑁，多由黄金、白金、紫金、墨晶、玳瑁等珍贵材质制成，其制作工艺相当精细，镜片需精心抛光，晶莹剔透，衔接处用金镶嵌一圈，手柄用来固定，镜框常为乌龟壳制成，象征着吉祥和身份高贵，有的还带有铜质眼镜脚或用细绳子系在耳朵上。

明代，眼镜的发展更为丰富多样。仇英绘制的《南都繁会景物图卷》中，金店门口一位老者鼻梁上架着眼镜，明万历年间，田艺蘅在《留青日札》中也提到

无助的母亲一眼，脱掉棉袄，跳下河去，去救那只猪。父亲站在齐腰深的冷水里，弯下身子，用尽力气托住土猪，想把它往河边推，可惜这头猪太重了，凭父亲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办不到，这时，不知谁扔给父亲一根打了扣子的绳索，喊着让父亲套住猪头。父亲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绳套套在猪脖子上。父亲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连托举带推挪，岸上的邻居齐力拉着绳子，总算把猪救了上来。

父亲从冰冷的河水里爬上来，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架，哆哆嗦嗦跑回家里，脱掉身上的衣服，用被子裹住瑟瑟发抖的身子。母亲连忙烧了一大锅红糖姜水给父亲喝，驱父亲身上的寒气。

年猪在腊月二十六那日被宰杀，确实卖了个好价钱，我们姊妹几个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新衣裳，过年也吃上了喷香的猪下水，过了一个欢欢乐乐心满意足的大年，可是父亲自那次之后，落下了腰疼腿疼的毛病，每到天凉的时候都会犯，这个病一直伴随了父亲的后半生。如今每每想起父亲站在刺骨的河水里去救那头年猪的情景，心都会隐隐地痛。

了“玳瑁”，且此时已用绦绢系于脑后代替“镜脚”。除玳瑁外，眼镜还有“玳瑁”、“读书石”、“单照”、“眼环”等别称。而明代崇祯年间，苏州的眼镜技师孙云球更是发明了镜片研磨机器和验光方法，推动了眼镜制作工艺的发展，使眼镜的平民化普及成为可能。

清代，眼镜实现了本土化生产，价格大幅下降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佩戴眼镜。据清代李光庭《乡言解颐》记载，我国古代眼镜配制已具有划分深浅度数的标准，虽尚属计量量定性区别的范畴，但也足以证明当时眼镜制作的进步。

从古代到现代，眼镜历经了漫长的发展历程。如今，它已不再仅仅是矫正视力的工具，更成为一种时尚的配饰和保护眼睛的利器。而我们，在享受现代眼镜带来的清晰世界的同时，也不应忘记古人在眼镜发展历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。让我们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，继续在这清晰的世界中追寻美好的未来。

## 蓦然回首一书生

徐迅

早年在家乡听到有人说张恨水，说张氏家族修家谱曾请序于他，他回了一封信。至于他在信中说了什么，家乡人没有了下文。但我因此知道张恨水先生，知道张恨水也写信，一下子就感觉亲近起来。缘此，当读到《张恨水书信》一书时，我除了感觉亲切，还感受到了一种温暖。

《张恨水书信》分为“与编辑、读者间的通信”“与报刊编辑通信”“与同事朋友通信”“与亲属、子女间通信”四辑。我首先是从小恨水与亲属子女通信读起的。恨水一生育有5子3女，这在他集中写于1963年至1966年间的信里都有提及。其时进入人生暮年，他又患过三次脑血管痉挛，住院康复后记忆力明显衰退，说话口齿不清。写信，他先用毛笔，后转为钢笔，但隔三岔五，仍坚持着写……

豪杰有情，丈夫怜子，支撑他的自是一种父女之情。

1966年2月28日，他给女儿明明写信说：“明明吾儿，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之一切，我非常挂念……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。可是每晚盼着，半夜醒来就头哭湿了半个……”给孩子的信，这样思念话语非常多。人生渐进老迈，他理解儿女，也懂得时代的不同。1966年4月16日，他给明明信中又说：“我现在（是）七十二岁的人。说我落后，我也承认。但你们要前进，我决不能在后面拉你们后腿。你们放手前进吧！”……子女分散各地，但每个他都记在心里。“一个也不能少”。在给女儿明明13封信和小女蓉蓉的3封信里，一有机会，他还为孩子们互传消息与感情。舐犊之情跃于纸上。

不仅对儿女，对朋友同事，恨水也充满怜悯和体恤。他有封信是写给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（简称文协）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文艺奖励金管理委员会领导华林的。说：“另有恩者，白微女士，现于南温泉重病，热达四十度，有时昏迷……并望吾兄……助予医药费若干。”白微（原名黄彰），是一位湖南籍女作家。1941年，她从北京一路辗转，抵达重庆后定居于南温泉，成了他的邻居。不幸的是，孤苦伶仃的白微却患上了猩红热病，一方面，恨水为她请医生看病，一方面写信求助于社会。这对“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”，一生万事不求人的张恨水，殊为难得。

我和恨水先生后人有过接触。二十多年前多次拜望他信里提到的“伍子”张伍。张伍说，父亲有次到邮局寄书，人们认出他，围观了起来。他很不习惯，回家后，悻悻地说，你们看我的小说就可以了，何必看我的脸呢？这与钱钟书所说的“假如你们吃了鸡蛋，觉得不错就可以了，何以要看生蛋的母鸡”如出一辙。果然，在一封《致澄叙三叔》的信中，他就说：“从前也有许多人总愿我把照片露布，我觉得这事有些肉麻，所以未曾答应。”但终敌不过读者要求，在1928年8月28日的《世界日报》副刊《明珠》上，他还是刊发了照片，写了篇《介绍我于读者》的文章，说：“左方一顾，而团团如富翁翁者，是即为我。我自祖传平庸，实无披露之价值。愿读者不弃，多数必欲一识我……”

可见，读者吃了好吃的蛋，要看下蛋的母鸡，这种情形早年就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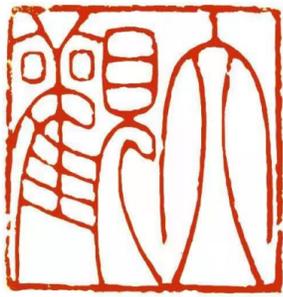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是位小说大家，张恨水还是一位编副刊的高手。经他编辑的副刊，如《明珠》《夜光》《花果山》《最后关头》都成了报纸副刊。每编副刊，他总开宗明义把编辑思想以信的形式告诉读者。如，1926年8月7日，他在《世界日报》副刊《明珠》上与读者“约法三章”，说《明珠》“没有宗旨，不过望其好玩与有趣罢了”——“好玩与有趣”几乎贯穿了恨水一生的副刊编辑的实践。

但也有例外，1938年1月编《新民报》副刊《最后关头》时，他却发出了类似雷霆般的“呐喊”之声。在《敬告读者“这一关”》发刊词里，说：“这呐喊的声里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，雄壮的，愤慨的。决不许有些消极意味……”他希望“作文章，必须写抗战有关的……殊不能纳闲适之作”。即便写诗，也要从“采菊东篱下”改为“大雪满弓刀”。在日寇入侵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“最后关头”，他半点不含糊。

除了编副刊宣传抗战，他还有过一次“请缨抗日”的举动。从他给香港《立报》编辑左笑鸿的信中，可见他当时的心理活动，他说“第一度发神经，欲飞汉转赴前线，为朋友阻止，书生终究是书生，可笑可怜，亦复可耻也”。左笑鸿在1938年6月28日的香港《立报》副刊上发表《张恨水拟赴前线》一文，说：“恨水自认为是书生，惟其为书生，方知其不可而为之……”“请缨抗日”不成，恨水先生后来创作了《疯狂》《潜山血》《游击队》《桃花港》《冲锋》等系列抗战小说，其中长篇《虎贲万岁》，是他以常德会战为背景，以抗战名将程万为主角创作的。《张恨水书信》里有封信就是1950年1月，他写给逃往台湾的程余万的，他说：“我以十二分的诚意向你提出忠告，赶快回来吧！”

恨水先生一生为文，创作量巨大。仅长篇小说就有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八十一梦》等一百多部。他的书信除了与亲朋间很少的一些私密性书信外，更多的是因编辑工作而写的公开、半公开性的信。但，这足以看出恨水真实的生活与情感流露，看到他内心世界的精彩。

蓦然回首，还是翩翩一书生。



## 师徒

赵汪苗

秋雨细密地敲打着玻璃窗，寒意渐重。王有亮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银杏树飘下了最后几片黄叶。退休整整半年了，这片机关家属院仿佛被施了遗忘咒，连门卫老张见了他都只是客套地点点头，那笑容里少了曾经的热忱。

“叮——”手机在茶几上震动。他转身时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嚓声，这是当年带队在大别山县征收屠宰税落下的旧伤，每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，提醒着他那些逝去的岁月。

“老王，我是老张啊！”电话那头传来重重的鼻音，“听说小陈现在掌舵了？我外甥那个建材公司……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。”

王有亮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紫砂壶，当年单位开展师徒结对活动，徒弟陈永波出师结业时，送了一把壶，壶底还刻着“师恩难忘”。曾经，这把壶承载着师徒间深厚的情谊，此刻壶身冰凉，茶水早已喝完。

市局六楼会议室硝烟弥漫，陈永波扯松领带，指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：“重点税源企业自查进度必须本周完成，各项基础资料必须一次录入计算机，确保金税四期按期上线。绝不能拖全市、全省的后腿。”总攻之前的临战部署，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，敲在与会人员的心上，大家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手机在会议桌上震动了几次，那噤

喻的声音像一只恼人的苍蝇，他有些不耐烦地瞥了一眼来电，最终还是无奈地拿起来，起身走到走廊尽头。窗外风很大，梧桐树叶随风飘荡，有几片落入了走廊。

“永波啊，我老王。”电流声里带着沙沙杂音，“有个事，我的朋友老张跟你也熟，他外甥……”

会议室突然爆出争吵声，陈永波急得提高嗓门：“您说建材公司？现在正是专项检查、金税四期……”听筒里传来忙音。他怔怔地望着手机屏幕——二十年前，师徒毕业会上，王有亮拍着他肩膀说：“守得住底线，才能走得更远。”

“陈局当场摔了茶杯。”“听说王老骂他白眼狼……”窃窃私语声像病毒般在食堂蔓延。

陈永波拿下眼镜揉着太阳穴，电脑屏幕还亮着省局发来的督办函，金税四期疑点扫描，显示某建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线索赫然在列。他想起上周廉政谈话时，他对提拔的年轻干部们说的人情关是税务干部最难的鬼门关，自己哑然失笑。

雨点噼里啪啦砸在车窗上。陈永波提着公文包，打着伞，站在老领导家楼下，路灯映在他的身上，他有些疲惫，仰头朝楼上望了一眼，看见三楼阳台忽明忽暗的烟火光，于是加快脚步，拐上楼梯过道。

门外茶香扑鼻。“明前茶，你嫂子娘家寄的。”王有亮摆上茶具，手腕悬壶，如当年拨算盘般稳健。

陈永波注意到茶几上的报纸，某市税务干部违规说情被双开的报道被红笔圈出。陈永波主动开腔：“王局，那天电话没说完说清楚，建材公司那个事……”

“我晓得。”紫砂壶嘴吐出琥珀色水流，“老张后来跟我说了，他外甥公司确实有问题。”老局长从抽屉取出个牛皮纸袋，“这是他们前两天送的购物卡，委托你上交到市局纪检组。”

窗外雨停了，月光淌进两个白瓷杯里。

楼道感应灯次第亮起时，王有亮说：“永波啊，我退休前最担心的，就是你太讲情面，这次老张让我打电话，我也是要看看你怎么处理，哈哈。”

三个月后，建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告破。王有亮在电视上看到陈永波接受采访：“税务执法必须坚持原则，不能因私废公……”

他端起紫砂壶，壶底“师恩难忘”四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茶几上摆着今天的报纸，头版是陈永波带队查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的报道。

转眼，春节到了。门铃响起，陈永波代表市局探望老干部，老王急切地拉着陈局的手，让进了屋。

还是那把壶，茶香氤氲中，王有亮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，轻声说：“永波，当年推荐你接任，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”

陈永波端起茶杯，茶汤澄澈见底：“师父教我的，做人要像这茶，清者自清。”

窗外，暖阳高照，这是一个喜人的冬天。